

金鐘傳

廣西書局刊行

重編醒
世說部

金鐘傳

廣益書局刊行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出版

世重
說編
部醒

原料飛派羅持成本



分發行所

廣州 南京 南昌 漢口 重慶
長沙 北平 開封 蕪湖 成都

廣益書局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廣益書局
一三七號

附

誌

方今文化日新。文學之範圍日廣。若古本說部諸書。文義顯明。流傳既徧。因勢利導。足以灌輸社會。促進文化。故新舊說部。在今日學界中。實爲需要。惜乎一般刊本。字句舛誤。繡像俗陋。且將內容刪摘割裂。藉此減縮篇幅。貶價出售。漁利競爭。誑騙讀者。莫比爲甚。本局深恨此種行爲。願以闡揚文化。提倡普及教育。爲出版業之天職。故於刊行古本說部諸書。莫不整理精細。考究完整。實事求是。向爲讀者所贊許。本局以優美之書籍。取最低廉之代價。原爲助導文化。推廣流通。區區之忱。惟希公鑒。

序一

忘俗老人

余性嗜山水。久不作風塵計。卽有相與盤桓者。亦林泉中人。素所常經之處。則有山東濟南府德州城西水官驛之伏魔宮。中有慧圓僧。其爲人也。慷慨好義。舉止率真。雖爲世外人。常作救世想焉。一日者余過而訪之。僧舉是書以示余。問爲何書。答以金鐘。問其大意。答以醒世。余不禁慨然曰。此乃勸善之書乎。世上勸善諸書。不爲不多矣。而樂觀者爲誰。僧曰。盍詳察之。余唯唯。初閱之。則卑卑不堪。再閱之。則津津有味。三復翻閱。不覺拍案大呼曰。眞大書也。眞奇書也。前之所謂卑卑者。是誠蛙蠱之見焉。能測天海。後之所謂津津者。又爲薑桂之性。難以辨深奧。卽究之。驚其爲大。訝其爲奇。亦不足以概是書。於無可概之中。而強求其概。亦不能於爲大爲奇之外。破天以稱是書。觀者之不見其大。不見其奇。正因是書之不大而大。不奇而奇。若卒無以見其大其奇。是爲腐儒。以驚天動地之文章。豈爾之糟亂肚皮所能容者。

序二

簞瓢主人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則言似後於功。而功似後於德矣。不知非言無以成其功。非功無以成其德也。由是而觀。德與功與言。非一而三。三而一者乎。總之欲觀德與功者。必以觀言始。故察邇言者有大舜。拜善言者有大禹。邇言者淺近之言耳。善言者明良之

言耳。非明良不足見邇言之可察。非淺近不足見善言之可拜。嗚呼。自古至今凡一切書史及一切經傳。合之小說鼓詞。何一而非邇言。何一而非善言乎。無奈讀者觀者。或以咕嗶而失先聖之意。或以熱鬧而負明士之心。將古人一片濟世苦心。付於東流。亦良足慨焉。今日者不知著於何人之一部奇書。曰金鐘傳。披閱之下。汗淚交滴。雖類稗詞野史。實足以證一貫之旨。異日者廣爲流傳。勿以其淺近而忽其明良也。幸甚。閱是書時當生敬謹心。當生畏懼心。當生勇猛心。當生謙退心。有此四心。然後可以閱是書。若執一隅偏見。謬參大成。是誠名教中之罪人。既爲名教中之罪人。又焉得不爲世道中之賊子。賊子卽淪於世道者也。既淪於世道。卽墮於惡途者也。以一人而墮於惡途。尙得謂之人哉。凡我同人。庶勿因觀是書而墮於惡途。庶勿因觀是書而不得爲人。苟能詳體大意。化己化人。豈非是書之功。豈非是書之德。是書之功與德。豈非皆是書之言乎。余也不揣。敢將俚言而爲之序。

序三

自非道人

世人皆可勸。惟自高者不可勸。世人皆可化。惟自是者不可化。世人皆可訓誨。惟貪癡無盡者不可訓誨。世人皆可成就。惟狂妄無知者不可成就。此四等人。與之講聖道。則必曰老生常談。與之論佛法。則必曰空言無補。與之談道教。則必曰妖詞惑衆。噫。何其迷昧至

此哉。以一人而迷昧至此。亦世所罕觀者。何舉目四觀。普天下多是類也。既如此。又何必勸之化之。訓誨之。成就之乎。奈吾佛慈心。卒有莫能息者。故正一子克明子。於無可拯救中。強拯救之。則著此正學以醒世。雖至迷至昧者。聞此亦當睡眼圓睜。黑心洗淨。合掌稱謝曰。此正一子克明子。何時之聖人也。而正一子克明子。又何用汝稱謝哉。然正一子者。一其心也。克明子者。明其心也。其所以一之明之於心者。亦不過曰孝弟而已。卽堯舜復生。如來再現。老子來世。亦無以加乎。此由是而觀。其有功於儒。有功於道者。卽有功於吾佛也。既有功於吾佛。吾安得不肅然起敬。以讚曰。

淨土傳燈。賴以不滅。列爲八卷。何異貝葉。不起敬心。庶勿披閱。千古正言。無過於這。

題詞一

苦竹老人

一部金鐘萬古傳。全憑俚語勸人間。其中無限苦心血。朵朵紅雲捧上天。

題詞二

克明子

憑將文字作仙槎。舌本瀾翻筆燦花。莫道支離非聖諦。稗官原不入儒家。千流萬派自紛紜。大意何人與細論。省識廬山真面目。源頭滴滴漱崑崙。鐘聲渺渺未全消。入耳應須破寂寥。領取個中弦外味。杜鵑聲苦雨瀟瀟。經營慘淡意何如。點畫從教辨魯魚。多少深心言不盡。世人漫道是奇書。

賀淑媛
李金華



申孝思

卜文卿



賈尚流

智送蘭



智玉田

謝杏村



饒尚明

賀楊氏



黃心齋

黃誠齋



黃興

陶氏



悟澈和尚

杜雨亭



馬元龍

陶周



申應鐘

謝子蓮



許慶

曹承澤



王篤生

慶六謙



高化成

方正品



重編通俗
醒世說部

金

鐘傳目次

金

鐘傳

目次

四

第一回 申孝思他鄉臥病
第二回 智玉樓偶成絕句
第三回 作假券楊村行霸
第四回 李金華茅店思親
第五回 紫竹院對月談心
第六回 談三教一脈歸源
第七回 開禪林僕人仗義
第八回 遇同鄉逢凶化吉
第九回 娶雙媳同胞分產
第十回 盡朋情因財設計
第十一回 父憐子帶淚求神
第十二回 竈主前立歸正路
第十三回 不得志客寓揮毫
第十四回 登法壇沙彌受戒
第十五回 講因果大衆驚心
第十六回 辭高僧偶逢店主
第十七回 大施捨惠及窮民
第十八回 開新例善士恤貧
第十九回 申元德夜夢神醫
第二十回 遭陰險幸逢乞丐

周敦禮苦口施方 一
謝杏村巧斷奇冤 二
懸明鏡開府懲奸 六
杜雨亭荒村養靜 一〇
綠楊溪盤膝觀水 一二
借四書羣儒講學 一四
開聖教大衆歸心 一六
述往事入耳驚心 一九
養二子老叟傷心 二一
聽婦言顯報通靈 二四
婦勸夫捨身立戒 二六
燈光下坐待佳音 二七
爲求心禪堂請教 二九
說真諦乞士參禪 三二
說菩提沙門叩問 三四
訪故友力勸農人 三五
善說詞罪歸縣牧 三八
改舊章窮民向化 四一
黃誠齋默求佛力 四五
施毒手誤害親生 四七

第二十一回 兄爲弟竭力求方

第二十二回 黃孝子割股醫親

第二十三回 辨是非衆議驚人

第二十四回 立後嗣苦心用盡

第二十五回 論閒言農人破弊

第二十六回 醢棚中老媪示衆

第二十七回 傷心詩孝思擱筆

第二十八回 作謠言央人代筆

第二十九回 講家書承澤回心

第三十回 立新塾古剎延師

第三十一回 客寓中直言立訓

第三十二回 養素舫欣賞良言

第三十三回 設法壇尊行三教

第三十四回 柏載厚立志修心

第三十五回 王篤生婉言勸友

第三十六回 江寧府同興善社

第三十七回 崇正教引邪歸正

第三十八回 戒殺生殺生受報

第三十九回 辨理欲邪正分明

第四十回 搜道要旁門露相

第四十一回 八里橋計殺謝古

第四十二回 趙乾德發心助戰

母因子苦思成疾

陶萬一良言勸妹

聞物議直言勸母

借他人數語陳明

修聖醮信女聽經

古道畔義士觀風

離母計毛勝傳書

寫回信大義參天

謁禪林陶同義館

回故鄉禪林錢別

行船上帶醉閒談

衍慶堂樂觀善語

垂慈訓化及百工

申孝思正言訓姪

申應鑄立願放生

回龍澗力闢邪門

放生靈起死回生

勸歸正歸正獲安

論是非死生立判

講心學正教歸元

三家店大戰坤奇

杜鑑泉出榜招安

四九

五一

五三

五五

五七

六〇

六三

六五

六七

七〇

七三

七六

七九

八三

八七

九〇

九五

九八

一〇一

一〇六

一〇八

一一三

第四十三回	借回軍凱歌復奏	一五
第四十四回	回故鄉險遭賊劫	一七
第四十五回	難中難重逢命案	一九
第四十六回	見州主細訴奇緣	二四
第四十七回	逢乞丐仗義恤孤	二七
第四十八回	毒婦人自遇毒緣	三〇
第四十九回	謁叢林誠心拜懺	三四
第五十回	馮助善遇事驚心	三八
第五十一回	立規模以古爲型	四一
第五十二回	論天良信口談天	四四
第五十三回	道法中與僧無異	四九
第五十四回	明燈下細論忠奸	五一
第五十五回	佳徒弟才高責重	五四
第五十六回	齊宗正戒人詬訟	五八
第五十七回	敦大義代友迎親	六一
第五十八回	聽友言一心歸隱	六四
第五十九回	鄭子厚誠心求教	六七
第六十回	義中孝上格天心	七〇
第六十一回	紫竹院杜淦顯靈	七二
第六十二回	保和殿承恩及第	七五
第六十三回	苦奔波沿途私訪	七八
第六十四回	大慈悲金鐘度世	八〇
	賽聖詔榮任高陞	一五
	被大難重勵冰操	一七
	錯又錯大破奇冤	一九
	論平民同歸大化	二四
	避凶鋒捨財憐寡	二七
	善男子終獲善報	三〇
	寓德水立志謀生	三四
	李金華攜朋就館	三八
	閒談論如神暗助	四一
	觀法論誠心問法	四四
	宦場上惟利有靈	四九
	照壁前詳觀政教	五一
	酸秀才弊大心窮	五四
	喻太初勸友完婚	五八
	念舊恩撫孤送葬	六一
	奉親命雙孝入庠	六四
	賀淑媛竭力報恩	六七
	儒內仙往生佛國	七〇
	會試場金華獲報	七二
	十間房挾勢霸婚	七五
	大顯耀奉旨親迎	七八
	廣勸化竹筆傳奇	八〇

重編通俗
醒世說部

金鐘傳

第一回 申孝思他鄉臥病 周敦禮苦口施方

風俗澆漓不見真癡情錯認本來身。並無藥餌堪醫世。惟有儒冠更誤人。
須向是非端好惡。休從文字費精神。立言豈在尋常外。殄佞除奸正大倫。

演義之書。立意原因化世。傳奇之筆。措詞更可驚心。故其中公私畢集。善惡攸分。借俚言道盡人情。憑天理指明物弊。或勸或懲。功同雅頌。爲褒爲貶。義比春秋。無奈觀者不追其意。視爲解悶之談。以致忽其正而置若罔聞。淫於邪而手不釋卷。不但無人向化。反令作者獲愆。良可悲也。噫。余何人斯。敢作是說乎。然有見之。不得不勸者。更有聞之。不得不傳者。又焉得不傳之以代勸。

清室定鼎以後。傳至二世。聖祖卽位。於康熙二年。江蘇有一人。姓申。名孝思。孝思二字爲本書主腦。一生多善行。偶因遨遊江湖。得至北直之天津府。不料日受跋涉之勞。風霜之苦。竟病倒旅舍。舉目無親。甚屬悽慘。幸店東有一時之好心。好心常有才好。將天津之周敦禮請來。與申孝思調治。周敦禮爲人亦甚慷慨。不辭其勞。卽同店東而來。用了病者屋中。申周二人相見。自然有些周旋。不必細題。及至將脈診畢。周敦禮道。先生的病。固然是辛苦過度。亦是不善於自養。吾嘗聽得人說。病雖外至。亦多內招。凡言行不虧的人。大率病業稀少。先生撇家離業。無日不勞。東奔西跑。養從何來。不能自養。便是自輕其身。便是自輕其親。開其孝端。便不能不虧於言行。目下病到身上。豈不是自己所招麼。我與先生初次相見。妄談之極。恕勿見怪。申孝思道。余雖遠遊。亦是勸善訪友。家中毫無掛念。父母皆已去世。子已長成。當吾父母在世的時候。專心事奉。不敢少錯。父母有疾。更不敢少離寸步。後不幸遭了父母大故。衣不解帶。食不甘旨。三載有餘。父母若在。焉能出外來呢。先生所言。固然不錯。無奈余非其人。周敦禮一聞此言。不

覺大笑道。先生之言。無乃太過乎。就是眞事。也不可自己誇口。豈不知善不知方。爲眞麼。誠然誠然。況且這個孝順。並非父母沒後。就算完了不成。請問先生幾時出來的。申孝思道。二年有餘。周敦禮道。這二年中。當祭掃之期。先生也會親到麼。那必然不能。既不能。則有虧於孝。若是家中衣食。不給謀諸他方。或受皇家俸祿。爲國盡忠。這個責備。方可脫得。先生一非貧寒所致。二非官職所逼。各處奔波。不顧供獻之儀。外行尙有所虧。又何必問及內省。據此一節。可想而知。我也是好說。其實行不及言。申孝思聽到這裏。見他說的不錯。也知道自己說的太過。遂欣然道。先生所言。誠足開吾茅塞。然吾業已如此。當面認錯。不愧孝思。尙求垂方調治。倘蒙下顧。一朝見愈。不致遺身他方。吾固感戴不已。吾家裏人們。亦必遙相拜祝。周敦禮道。先生病疵。非藥可愈。急當悔過遷善。靜養心神。若有不效。以吾爲問。正說之間。聽外面吵嚷。忽有一個少婦。奔入室中。跪於周前。周敦禮忙道。有甚廢事。速速告我。若能托挾。必當盡力。少婦正欲開口。又突有一個男子。手持利刃。趕到屋中。向少婦頭上斫來。斫的鮮血淋漓。仆倒於地。令人駭絕。申孝思正在病中。安能受此驚嚇。遂不覺失魂而亡。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從古神聖必先尊德以樂道。未有不聞道而成神聖者。亦未有不積德而得聞道者。何謂道。明性復初是也。何謂德。實行不虧是也。夫孝爲百行原。人能將孝字做到是處。亦自無愧於神聖。然三代以上。教在君相。三代而後。教歸師儒。職斯責者。必先實行而後文字。乃可化民成俗。庶少畔道悖德之人。一自教弟子者。但講文字。不講實行。所以子民不知何者爲德。何者爲道矣。傳云。大清定鼎者。道也。康熙三年。卽三代後責備師儒。欲復見重熙累洽之盛也。惟師儒不先實行。必須有人焉。於流浪浮沈之中。挺然蘇甦。洞悉本原。申明孝思。直指一上天之津梁。故曰申孝思至天津也。然苟生死葬祭。一有所虧。仍不得爲孝子。願非周旋中禮之人。必不能詳明而指陳之。周敦禮行事。不概見。觀其斥孝思之自多其孝。殆人已兼成。求全責備。不使少有缺欠。以彌兩間之憾者乎。嗚呼。以人各自盡之孝字。不聽諸師儒之教導。而僅明於醫士之口。良可慨也。《天香居士評》

第二回 智玉樓偶成絕句 謝杏村巧斷奇冤

話說申孝思看見那少婦被那男子斫死。竟致驚嚇而亡。周敦禮慌促之間。無所措手。店中夥計聞聲擁入。方將那男

子圍在核心，奪過凶器。周敦禮遂將申孝思扶起，在他後心拍了幾下，半晌漸甦，不在話下。且說天津北倉有一人姓智名玉樓，身列賢門，惟所行欠端，見其鄰家之女，名喚宋種蓮者，涎之。（見色心涎敗類之至）一日宋種蓮出閣，智玉樓聞知，竟作了兩首詩，寫成工楷，剛寫上款，尚未自書其名，忽聽有人叩門，忘將詩稿收起，遂向門外去了。原來是他的友人約他閒遊，亦就攜手而去。那智玉樓生有一女，取名送蘭，蓋因生女之夜，其婦夢見老人捧著芝蘭一盆，故以此名。配於紅橋大生店東賈尚德爲妻。這大生店便是申孝思所寓之處。送蘭出閣，還不足一年，此時正住娘家，卽於是日要回婆家去。臨行之際，向其母親要了些雜色絨線，遂隨手拏了玉樓詩稿，包了絨線。（想是鬼使神差）夾在書本，收拾完畢，辭母上車而回。來到婆家，問安已畢，到了自己屋中，少坐片時，作了些鍼黹，其夫賈尚德因與申孝思請醫而回，陪著周敦禮說了幾句閒話，便向家中去了。見智氏回家，在屋中做活，遂信手翻看絨線書中，見一紙包，竟是八行書一張，上面字跡猶新，不覺用神看去，只見寫的是：

春意溫和去復來，桃花定是爲誰開。天台有路卿知否，不是劉郎不肯回。
憐卿非是望卿知，想到情深力不支。收拾江南紅豆子，從今不敢說相思。

右粗成二絕，卽呈種蓮相知。左。

看到此處，便自言道：誰叫種蓮，其妻無意之間，將種蓮誤聽爲送蘭，遂答道：那是我的小名，你問他做什麼？賈尚德聞言大怒，並未答言，竟向牀頭拏下防身寶劍，直向智氏斫來。（雖則鹵莽，却是神差鬼使）智氏將身閃開，捨命奔出，跑到店院，無可藏躲，聽上房有人說話，遂跑到上房，跪在周敦禮面前求救。不料其夫隨後趕來，見智氏跪於周前，其怒倍加，以致刀不留情，斫智氏於地下。（其夫殺之實其父殺之）店中人趨救不及，不得不守著賈尚德，叫人告訴地方。地方稟報縣主，且說這位縣主係山東萊州人，姓卜，名文卿，爲官不甚精明，（不精明的人安可做官）當時聞稟，不得不不到紅橋驗傷，勘驗之際，見刀傷尚未入骨，或不致死，遂令人找了刀瘡藥與智氏上了。又命店中熬了米湯，徐徐灌下，將賈尚德帶上，問明案由。（却要問明才是）差人傳智玉樓到案。此時智玉樓與友人閒遊，醉倒在酒館。